

宋春舫論劇第一集

宋春舫

論劇

策

一

集

Chi giustamente vive, non

muor mai—意諺

民國十二年三月印刷
民國十二年三月發行

宋春舫論劇(全一冊)

定價銀一元二角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宋春舫

中華書局

中華書局

中華書局
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

中華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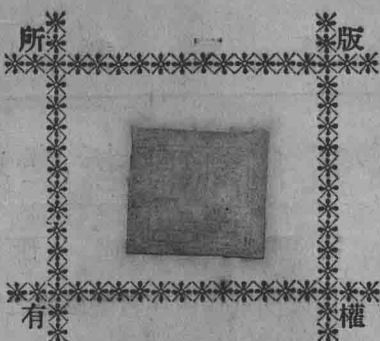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

分發行所

北京天津奉天吉林太原長春保定
張家口石家莊大同濟南東昌煙台
開封鄭州西安徐州南京蕪湖安慶
南昌九江漢口武昌沙市長沙衡州
常德成都重慶廣州汕頭潮州福州
廈門杭州溫州雲南貴陽新加坡



(11000)

宋春舫先生著

- (一)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(海外蜺灰記) (一九一七年二版) 上海 Oriental Press 出版
- (二)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(中國新文學) 一九十九年初版 北京 Journal de Pékin 出版
- (三) 宋春舫游記 (印刷中)

幾句話……

丐人作序，檢直是請別人恭維我自己，所以我這本書，便沒有序，書中體裁，不一致，白話的用新式圈點，文言的連什麼符號都不用，這是我個人的主張，不必聲明理由。

這本書是我自從一九一六年回國以後，在京滬各日報及雜誌中所發表的論說及演稟……我趁此機會，對於東方雜誌、新青年、時報申報的記者，致謝一聲。

表現派劇本「人類」是我應了時報之請譯的，不料纔譯了第二幕，隨卿先生便把他所譯的全劇寄了來，我把兩種譯本校正以後，遂在今年時報雙十增刊上發表，我應該對隨卿先生道謝，並聲明不敢「掠人之美」。

蔡正華、唐性天、伍叔儻、胡哲謀諸君，都很幫我的忙，我對於他們，

是萬分感激。

一九廿二年十月十六日杭州西湖



目錄

(一)	劇場新運動·····	一
(二)	戈登格雷的傀儡劇場·····	二三
(三)	來因赫特·····	二五
(四)	「愛美的戲劇」與「平民劇社」·····	四七
(五)	小戲院的意義由來及現狀·····	五七
(六)	法蘭西戰時之戲曲及今後之趨勢·····	六五
(七)	德國之表現派戲劇 附德國表現派劇本「人類」·····	七五
(八)	現代意大利戲劇之特點·····	一七七
(九)	未來派劇本·····	一八五
(十)	戲曲上「德模克拉西」之傾向·····	二二五

(十一)	近世浪漫派戲劇之沿革·····	一二三五
(十二)	我爲什麼要介紹 <u>騰皮虛</u> ·····	一二四七
(十三)	世界新劇譚·····	一二五三
(十四)	戲劇改良平議·····	一二六一
(十五)	中國新劇劇本之商榷·····	一二六七
(十六)	改良中國戲劇·····	一二七五

附錄

(甲)	世界名劇譚·····	一二八七
(乙)	新歐劇本三十六種·····	一二〇三

宋春舫論劇

劇場新運動

劇場的新運動，是近二十五年來開始的。德俄兩國，首受影響，其次英法；近七年來，美國劇場，也起變化了。這不是件簡單的事，是順着學說的潮流，靠着衆人的努力，纔有這結果。中間也曾遭着幾番很猛烈的反抗。本來劇場藝術，對於人生，比別的更密切。詳細的界說，反不清楚。總之裏面有試驗，有調和，是很複雜的。從希臘到現代，經過種種變遷，今日的劇場，同希臘的固然相異，便同十九世紀的，也大不相同。現在所做成的，也祇有一部分的事業，便是一劇場的技術。一盼望有人創造新戲劇，把新技術應用起來，然後戲劇和觀者的新關係，纔能充分的表現。

新運動不是簡單的一回事。冪俄和易卜生是十九世紀浪漫派寫實派的領袖，然而同他們同時而生的，有戲劇家，有演劇家，有技術家，一齊努力去做，到如今却都忘了。新技術也有個大人物，便是戈登格蘭和他同時的人，將來或成過去的歷史，愈遠愈淡，他却獨享盛名。但是批評家總不能把這次新運動，從一千九百年以來，發源於歐洲的事實，都歸彼一人。

一千八百零八年，德國有個批評家，叫奧古士德威廉雪利琪，曾把新技術學說的總綱，說明一次。裏面的要點，便是格蘭和阿批雅後來所主張的。以後的理論家藝術家都跳不出這個範圍，他說：

「我們裝飾戲臺的方法，都因歌劇而創設，本來很相合的。但也免不了許多缺點。例如兩旁布景，只有一方面不露出斷線的痕跡；背景之上，遠的物件，總小一些，扮演的人，大小仍是一樣，比例很不

相合；旁邊的光，下面的光，都是不相宜的；背景上畫的光線，和真的光線，又不能調和；戲臺又不能任意變更闊狹的限度。所以王宮和茅屋，大小總是一般。缺點之多，真是不勝枚舉，……畫背景的人，往往隨意雜湊，天下那裏有這種的房屋，這樣的木石……」

一千八百四十年，梯克和意默門，一千八百九十年潘福和撒尾次，也曾把莎士比亞的戲臺，相傳的布置方法，變更了一下，一千八百七十五年，古德溫也發表他對於莎士比亞戲臺布置改易的學說，一千八百八十年，德畫家安散勒費伯說：

「我很恨近今的戲臺，因為我銳利的眼光，常常透出背景之外，這種裝飾，絲毫沒有藝術的思想，確是野蠻時代的嗜好。真的藝術，用不着做作，自有能力，把真的情景，顯露出來。」

這一班人，都是新運動的先鋒，第一個有建設思想的理論家和

實行家却是阿德而非阿批雅 *Appia*。他在一千八百九十三年，用法文發表了一本對於華格納歌劇布景的小冊子，又把他的學說，畫了許多圖樣。一千八百九十九年，他的德文繙譯本出版了，名稱是「音樂與背景」，這書對於德國，很發生影響，但在別處，却不及格蘭的著名。……不過他近來又在瑞士用實驗的方法，來試驗他的學說，聽說成績是很好。（請參觀今年日奈瓦 *Gemaine Titterai* 上的評論）

戈登格蘭可以說自易卜生以後，劇界上唯一的天才。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，他同享利歐文和他的母親，同在一塊，後來離了歐文，專門研究戲臺經營方法，隔了好幾年，才有他的學說發表，同時威廉浦爾、享利威而孫也研究劇場的技术，又有馬克思能海特，把格蘭和阿批雅的學說，同寫實主義調和起來，在

戲臺上也有革新的試驗，其時德國戲劇界上藝術家和圖畫家，提倡革新的運動，也着實不少。俄國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，司坦納司拉尾基和尼米路尾但却各創設了莫司科藝術劇場之後，寫實潮流和新運動的感情表現方法，漸漸融合起來，一千九百十二年，並請格蘭赴俄，然而對於寫實主義，終不免偏重一些，到一千九百零六年，纔有默耶和出來，爲新劇場的運動。

在巴黎，安多尼是第一個創設自由劇場的人，然而進行甚緩。一千九百零七年，雅克羅先始設藝術劇場。在他之前，尚有雅來庵福爾路乃布諸人；在他後的，最著名是雅克苦伯。安多尼今年刊了一本「我對於自由劇場的迴顧」，很引起巴黎一輩文學家的注意。以上所說的，多是創造新劇場學說最重要的人物。自二十世紀開始的數年，直到戰前，纔有些效果。但是這班人，也有素不相識的，

大家却同心合力去做。他們所爭的究竟是什麼？他們的藝術，究竟是什麼？這到不可不研究一下。

我現在且把提倡新劇場的技術兩位首領阿批雅與格蘭的主張，略說一下，然後再來介紹新劇場的技術。

新技術運動中，格蘭和阿批雅位置的高下，實在不易判決。格蘭雖享盛名，然而阿批雅的貢獻，確不可沒。阿氏對於舊的技術最深痛惡絕的，是死的背景，活的人。一張帆布上，胡亂畫了一些，硬把他裝在扮演的人後面，令人一看，便知是一種欺騙的行爲。須知真的人和假的景，決不能混在一起。所以他主張背景要把劇中四周的情景顯露出來。要簡單，要有美術思想，要與活的扮演人聯成一氣。要達這目的，另有一樣重要的分子，便是光線。他以爲戲臺光線的來源，共有四處：上面燈光，臺底燈光，兩旁燈光和臺後燈光。上面和

下面的光，是平直的，所以沒有影子；臺後的光，要透過的時候，纔有用處，都不占重要地位。最重要的是從一處來的濃重光線，像兩旁的光，才能黑白分明，異樣動人。所以阿批雅的藝術根本觀念，便是光的作用。活動的人，須要活動的光配他，然後人體的美，不但人體的美，連舞臺上各種的佈置，可以完全表露。這種學說一發表，後來的人，都受他的影響了。

格蘭不僅是個畫家，却又是一個演劇家。所以他另有一種創造的精神。他的主要觀念是：「戲臺上要有統一的精神。」他又說：「劇場的藝術，不單是動作，不單是劇本，不單是背景，是動作劇本背景等種種原質合併而成的。」他又有一句警策的話：「凡是美術，都是一個頭腦指導的。」他的意思，以爲劇場之上，不能有兩個主

人翁。這句話很可以見他創造的能力。但是他的學說，也有很趨極端的地方。他以為扮演的是人，人有感情，往往有「個性」的表示，所以有創造能力的，不能指揮如意，他的主張是不把活的人，加入藝術一方面去。他說：「扮演的人，有時竟可以做美術家的大敵。他的舉止動作都跟着他一剎那的情感，往往失去統一的精神，這便與美術不合。美術是不能有意外的事的，美術家所選用的材料，都可以預計。像扮演人的動作，決不是美術家的材料。美術家只好從圖畫入手。因此他主張恢復「假面」以及提倡「傀儡戲」。他以上所說的，很可以見將來藝術的前途。至於實際方面，他也主張廢除臺底的光，和假的布景，注重劇中四周的情景，傾向於情感的一方面。

新劇場的技術，大略寫實派劇本可以應用，理想派劇本也可以應用，可以發生幻想，也可以引起理解，可以補舊的不及，也可以樹新的基礎。他的範圍，從極美的寫實主義到絕對的抽象主義，無所不可。惟有一項，是他們所最反對的，就是照像式的寫實主義，戲臺之上，用不着把真的境界，胡亂的一件一件描摹出來。美國劇場的新技術家奧塞霍布金，有一段批評照像式背景的話，講得甚好。他說：

「刻意摹倣，觀者心裏，不免起了比較的意思。譬如佈的景是菜館，觀者便把真菜館的影片，在那裏逐一校對。這時候的心理，覺得身在劇場裏面，看見了一座很像真的菜館。最可使人驚嘆的，便是這座菜館，委實不是真的。所以極端的寫實主義，反使人覺得不真不實，和他的目的，完全背道而馳了。」